

第一章 不要向我祈祷

多情的热带阳光抚摸着他们考究的军服，
令其肩章上自豪的金星灿灿闪烁

一双双刚刚被激浪和生死之战浸泡过的
眸子里，透出的目光格外茫然

就连劳埃德也没听到那声可怕的巨响，他
和她脚下都是一滑，同时重重地摔在甲板上

美国太平洋舰队将无法避免与中国海军
的正面冲突，并有可能升级，如果中国海军不
及时改变行为方式的话

后来，这场战争被称作“上帝之约”。

许多像上帝一样高瞻远瞩的人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眼盯着南太平洋蓝天一样莹莹平展的海水，愕然它的颜色缘何还是那么纯净，似乎创世纪以来这儿就只有一代又一代的鱼群游过，人类的足迹从未划下任何痕迹，包括人类苦心创造并苦心经营的那些威风凛凛的战舰。

于是，深邃的天穹之下，辽远的海面之上的一切都愈显苍白。

更加愕然的，是参与并指挥了这场战争的一些人。多情的热带阳光抚摸着他们考究的军服，令其肩章上

自豪的金星灿灿闪烁；他们的眼睛像真正的水手那样眯缝着，一双双刚刚被激浪和生死之战浸泡过的眸子，透出的目光格外茫然。他们慢慢环顾四周，对着南太平洋神秘的辽阔耸肩一笑，仿佛只有永恒的海水才能解释清楚这儿发生过的一切。

当时，站在美国“海王”号航空母舰舰桥上的阿布索伦·阿克顿少将就是这等心境。他希望几百海里外的中国海军少将郝海良此刻正站在“新郑和”号航空母舰的舰桥上，如他一样的姿态，一样的心境。

海鸥和军舰鸟分别列队结群，从远远的马克萨斯群岛依然原始的峡谷中飞来，毫无战争意识地绕着巨大无比的“海王”号盘旋，以为它也像那些远洋商船一样能够提供给它们充足的美食；几只胆子更大经验更丰富的海鸥，竟然在甲板上整齐排列的战斗飞机肚皮底下贴着那些可怕的导弹穿梭翻飞……无忧无虑的啼叫声使阿布索伦倏然记起，上个世纪的海鸥有着同样洁白的翅膀同样优美的飞翔；还有那些矫健的军舰鸟，大概自从人类创造出军舰的同时，它们就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吧。

当然，阿布索伦倏然记起的还有一件依稀往事。这件往事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越来越尖利地刺激着他的大脑神经，以至于他凝视着南太平洋上一簇簇不知从哪里来更不知到哪里去的浪花，喃喃发问：“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谁肯回答这位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的王牌舰长。

只有上帝在笑。

事实上，当这场令全世界注目的海战刚刚结束，就有许多人倏然记起了这件远在十五年前的旧事，并使得不少颇有职业道德且机智灵敏的新闻记者顿足懊恼。这些记者们在全球最有影响的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往事重提、深刻或浅薄地分析导致这场战争的最始起因时，几乎所有在二十世纪就很关心国际局势并健康跨越了世纪的人们，无不千方百计查找到了 1995 年的有关报刊和电脑信息。那些报刊的纸页已是发黄衰老了，电脑信息也显得笨拙陈旧，但它们所记载的某些消息，直到 2010 年的今天才在人们的心目占据了合适的位置。

一时间，整个地球都在感叹。

这些令下世纪初整个世界感叹的信息，当时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远没有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被炸、日本发生了地铁毒倒众人事件、俄罗斯发生大地震、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刚刚结束不久的海湾战争和连绵不息的波黑战争的消息更具吸引力。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的价值还是存在的，至少那些颇有影响的军事刊物肯多给它些版面。比如美国的《防务周刊》1995 年 2 月 8 日就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很是权威性地刊登了这个信息。它的题目似乎也很能招惹人们的视线。

《中国在模拟战争中击败美国》

去年春末，8 名美国海军上将、大约 40 名上校和一些政策分析家聚集罗得岛纽波特海军军事学院，目睹军事上富有革新精神、技术先进的中国武装部队在模拟战争中击败美国海军的情况。

这一年是 2010 年，根据这次保密的军事演习方案，由于北京对华盛顿的对抗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舰只及其支持部队在中国沿海游弋。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署在海岸上和水上空的遥控、精密制导巡航导弹随时做好准备。

参加这次演习或分析这次演习结果的美国人士说，战场机器人和空间武器——包括能削弱美国确定目标的能力的反卫星武器——加强了中国部队部署能力并促使美国溃退。

一名参加演习者 1 月 23 日接受记者采访说：“我们的航空母舰从未开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中国人)发射这种导弹,并能够击沉我们的水面舰只，甚至在航空母舰来不及防御之前就把它击沉。”

另一名参加者指出，中国军事能力之所以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是由于中国的国防开

支不断增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从未间断。

同一位人士 1 月 25 日说：“参加演习的中国军队打得很漂亮，而美国军队就打得不那么好。人们认为原因是美国的技术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中国的技术有了飞速发展，因此可以完全撇开部署航空母舰的主张。”

五角大楼官员拒绝谈论这次军事演习的情况，甚至不肯证实曾举行过这样的演习。

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陆战队少校史蒂夫·曼纽尔说：“那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领域。”

.....

据政府和学术界人士说，以中国为对象的每次军事演习均取得相似的结果。

五角大楼一位官员说：“说明的问题是相同的。它表明我们军事能力可能被另一个大国所超越，因为它有钱、有根据实验做出的革新和采用未来作战行动概念的精神状态。”这位官员说，现在正把从这些演习和其他演习取得的经验教训加以提炼并归纳为一系列措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和国家实验室都应认真执行。

.....

五角大楼实际估计处主任安迪·马歇尔于 1994 年夏季提出的题为《近期的中国情况》的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军方的军事开支将大大增加，从而使它能够具有打核战争的能力、建立两栖部队、空中机动迅速反应部队和一支能够显示其力量的海军。

而作为这场模拟战争的幸运者，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对此的反应如何呢？绝大多数人没有反应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正沉浸在汹涌如潮的经济改革中，人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谁还有心思去暇顾只是模拟的未来战争呢？充其量，有些人因对电脑有研究便知道它对当代模拟战争所起的作用，仅此而已。那时“电脑”这个名词正在想尽办法拼命挤进人们的视野，以期在这片辽阔的疆土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还是十分陌生的，城市中的一些电脑“发烧友”，十分相信计算机有这种推测模拟能力，但他们唯一关注的，是电脑如此神奇的作用而非未来的战争。又有谁会相信十五后果然发生了一场中美之战呢？

毕竟，中国官方或军方对此是有反应的，这似乎应该归属于两国之间的政治观点和涉及的国际影响。

1995年5月出版的中国最畅销军事刊物《世界军事》杂志，以《一场幻的模拟战争》为题，转载了美国《防务周刊》的那篇文章，并在文章之前写下了这样的

话：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景，美国有些人却十分当真。指出中国获胜的奥秘在于“由于中国国防开支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增长从未间断”等。为此《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中国军费开支合成美元只有 73 亿，不到美国 2743 亿美元的 $1/37$ ，即使再过 15 年，中国与美国的军费相比，也仍是区区小数，把军费当中国军队“获胜”的原因是荒唐可笑的。至于“中国经济增长从未间断”，只能反映他们的一种恐惧心理。美国某些人士制造上述情节，无非是为所谓“中国威胁论”造舆论，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遏制中国的发展。说白了，似乎只有中国落后贫困，受欺凌，才会使某些人放心。所以，中国被美国某些人视作“假想敌”就不足为怪了。事实证明，中美两国修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编织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是左右不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趋势的。

普通的美国人天性浪漫，富有想象力又很现实。他们可以目睹大街上的抢劫和杀人而理解成是拍电影或开玩笑，当然不会对什么电脑军事预测、作战模拟有足够的兴趣，何况他们手中那些越来越先进的电脑，能

够模拟出数百种上千种十分复杂、比海湾战争更为宏大、更有意思的未来战争。那些紧张工作和玩乐之余对政治还有些了解的人，此时大多还沉浸于海湾战争的辉煌胜利中。至少他们相信美国高新电子技术在海湾战争中无与伦比的作用和美国今后的高新电子技术、海上霸主地位更无与伦比的估算。

如果有谁对美国败于中国稍感意外而在交谈时涉及此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只关心我是否能顺利地活到二十一世纪。”

“上帝之约”战争结束后，美国亚特兰大州的一项权威性的调查结果很是有趣：在被接受调查的上世纪过来的人中，80% 见过这次模拟战争的消息，但其中 95% 的人对此不感兴趣，而这 95% 中的 67% 却记住了同时时间《亚特兰大日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当时此文的影响远远胜过那次战争模拟。调查人员曾怀着极大的兴趣找到了此文，一看题目便哑然失笑。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发现归功于这次调查。不过他们倒不否认被调查者的看法，这篇《罕见的天才》中的主人公的确是个天才。

1994 年 6 月，年仅 10 岁的安德斯·布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亚拉巴马大学，获人类学学士学位。他将有两项世界之最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 6 岁进入大学，成为世界上

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0岁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大学毕业生。

这位少年无疑是世上罕见的天才，他有许多不同于常人之处：

根据对同龄儿童进行的智商测试，智商达到 170 已属罕见，而安德斯·布莱的智商水平竟达到 325。

他的父亲说，安德斯 4 个月就会说话，问“晚餐吃什么？”

.....

安德斯 3 岁开始自学数学，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看到安德斯捧着厚厚的数学书正在专心研读，并且同父亲讨论方程式和公式，令父亲大吃一惊。安德斯已读完 1000 多本书，其中许多是经典之作。

.....

安德斯只用 3 年时间便完成了小学至高中全部课程。6 岁进入加州圣罗莎初级学院，尚未开课便读完了一个学期的全部课程……

后来由于父亲工作调动，他又转入南亚拉巴马大学。他的父母说，之所以让他选修文学，是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安德斯的父亲卢希恩·布莱现在是美国海军某舰队的计算机工程专家，母亲是日裔

美国人，两人的智商都比较高。

……多数儿童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安德斯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在 15 至 16 岁，到那时看他能否依照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创造，从少年天才转变为成年天才……

现在是 2010 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没人能说出这位十五年后的少年天才身居何处。有一点所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全美著名年轻科学家的排名和这场“上帝之约”行动的参战者名单中，都找不到“安德斯·布莱”这么个名字。

而不少知道此项调查结果的人认为，美国从不缺少天才，他们中某一个人的死与活并不比一般公民更重要，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纳税人。

安德斯·布莱还活着。这位二十世纪的少年天才和二十一世纪的成年罪犯，从“上帝之约”战争的开始至结束，一直以上帝的身份笑着……笑到最后。

二

劳埃德·凯斯特勒是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这起码是他给“凯斯特勒”号邮船上所有乘客的印象。那些像他一样年轻的女乘客们则进一步强调：“劳埃德太有魅力了，就连魔鬼也不能不喜欢他”。他从不拒绝这些赞誉。

“凯斯特勒”号上没有魔鬼。此刻，他的身边正依偎着一位年轻的女乘客，她像天使。

这是公元 2010 年 12 月 1 日，温馨浪漫的南太平洋午夜。

“凯斯特勒”号邮船正行驶在去往巴拿马城的航线上。它的航速极慢，保持在 10 节左右，看上去很像个不在乎花钱来游山玩水的大亨，趾高气昂却不失体面

地于夜色中占有着南太平洋特具的魅力。因此，夜幕降临后进入角色的大型晚宴，便一直浸透在这安详优美的氛围中。

“这真是个上帝的宴会。你不这样认为吗，劳埃德·穆丽尔·梅拉德轻轻地举杯碰着另一只手里的杯子。这两只精美的高脚酒杯里，装着上个世纪酿制的法国葡萄酒。

劳埃德·凯斯特勒将杯子放在微笑着的唇边：“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亲爱的，在这艘船上，我就是上帝。”

穆丽尔轻轻笑起来，像洋面上吹来的热带微风。她想没有人会反对他这种说法。大半个地球都知道，这艘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豪华的邮船今天正式落在了劳埃德的名下，是父亲老凯斯特勒送儿子二十五岁的生日礼物。

这是在‘凯斯特勒’号高耸的驾驶台左侧船桥，下面几层甲板彩灯下的热烈气氛一览无余。驾驶台里因使用了自动舵而愈显宁静，各种航海仪器的指示灯闪烁闪烁，连两侧船桥都映射出几分朦胧的神秘。

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刻，没有劳埃德的允诺，船长也不敢离开驾驶台半步，他的薪水从下月起就是劳埃德支付了。但船长一直很知趣地呆在雷达旁，既可以全神贯注地工作，又不至于影响门外劳埃德二人的谈话。他当然知道除了劳埃德外，其他乘客是不允许长时间逗留在船桥观风赏景的，他当然也知道劳埃

德在这个航次里是第一次带姑娘来船桥，尽管他担保所有的女乘客都希望有这种幸运。这次谈话显然重要。

谈话并没什么重要内容，劳埃德和穆丽尔都这么认为。但很融洽，很愉快。这也许是由于二人各自独特的气质所决定的。每当一阵温煦的夜风从他们并排着的肩臂之间吹过，穆丽尔总要敏感地去想：我与他同行的这个选择是否正确呢？

穆丽尔·梅拉德这个姓名很是美国化，但她的血统并不太地道。

十八年前父亲为研究南太平洋社会群岛的生态平衡问题落脚塔希提岛，并与一位美丽的波利尼西亚姑娘结合生下了她。她一直很有理由地认为自己是地道的波利尼西亚人，而且把岛屿星罗的社会群岛当作了祖国。她随父母去过几次美国，很是感叹世界的发达但急于回到塔希提的面包果树下，跟那些身穿帕利欧短裙脖挂梔子花环的男女伙伴们去跳草裙舞。她像大多波利尼西亚人一样，随着社会群岛越来越多地与外界接触，愈加怀念已经失去的原始并固守传统的生活习性。

当然，她与众不同，起码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在塔希提岛有自己的美国家庭教师并多年接受着美国式的各种教育。她讨厌这些美国教师的傲慢和一本正经，并以为所有跨越了二十世纪的当代美国人都像他们一样学识渊博但缺少温情。

一星期前在塔希提的沙滩上遇着劳埃德·凯斯特勒，她迅速改变了这种观点。

那当然是个美妙的塔希提黄昏，穆丽尔·梅拉德约了几个女伴去参加已是少见了的篝火晚会。这种波利尼西亚人上个世纪还经常进行的娱乐，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就极稀罕了。人们忙于奔向现代文明，多少年轻人早已西装革履，再也不屑于绣花图案的帕利欧，沙滩上热情奔放的草裙舞便也常常只为远道而来又非常尊贵的客人展示了。这次的篝火晚会即是为来自美国的“凯斯特勒”号。

一抹黄昏的金色中，穆丽尔和女伴们沿街边的棕榈树跳着唱着，去维纳斯角的沙滩。虽然穆丽尔是迈着七、八岁的步子走进这个世纪的，可帕皮提的一切在她眼里依然有着旧日的痕迹和亲切：大洋深处吹来的蓝色气息，珊瑚礁上飞溅的白色泡沫，殖民时代样式的新建房屋被绿荫浓郁的面包果树簇拥着，远比几座豪华高耸的大酒店神气；空气中含满了热带花的郁香，古老教堂的尖顶上闪烁着鲜艳的红光……还有路旁毗连着邮箱似的房子，青藤顶盖下摆了法式长面包和消毒牛奶，以及鲜嫩的当地水果。公共汽车、小轿车、摩托车在宽阔发烫的街道上自由自在奔驰，一些纯粹的波利尼西亚姑娘身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衣裙在树荫下走，笑声美得像来自天上的某个地方。穆丽尔的皮肤浅棕透着白皙，而她们却一色棕红，长长黑发在

背上流畅地跃动，如一曲曲婉约的歌。

依然到处都是法国人和华人开的店铺。这在穆丽尔心目中永远是无解的谜。那些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手工艺品展示着原始与现代的水乳交融。一只椰壳雕成的独木舟，也能让人联想到人类第一次下海。在塔希提不到十万的人口中，华人占五分之一，大部分开杂货店、水果铺、洗衣坊和餐馆，生意都还是蛮不错的。穆丽尔很想知道，多少年前，这些华人们的祖辈是怎样乘了木舟小筏，漂过漫漫大洋，驻足此处。他们是来寻找原始，还是来逃避文明？他们生存了下来，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常使得穆尔丽联想到那些千方百计去往东方或西方的波利尼西亚人，这些现代人是去寻找文明，还是去逃避原始？

“我喜欢原始。”她说。

“为什么？”劳埃德·凯斯特勒微笑着。

“在这个世界上，建一座摩天大楼实在太容易了，要保持一寸土地的贞洁却难。”

“原始的贞洁是带有一定愚昧色彩的，渗透了文明的原始才是现代人追求的理想贞洁，你说呢，小姑娘？”

劳埃德手中的杯子碰了下另一只杯子，然后两只杯子一饮而尽。穆丽尔相信他的话是正确的。跟他上到“凯斯特勒”号之前之后，她对他的话已是深信不移。